

郎永淳最後一次播報《新聞聯播》節目長達57分鐘。他的同事評價「57分鐘的節目用來給一個主播餞行，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告別。」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孟慶舒 北京報道）曾幾何時，央視是許多心懷媒體夢的人心嚮往之的地方，進入央視就意味着理想的激情實踐、豐富的採訪資源、優越的社會地位。然而風水輪流轉，過去讓人趨之若鶩的傳媒聖殿，如今目睹着一批又一批的新老面孔離開。9月2日，《新聞聯播》主持人郎永淳最後一次坐在《新聞聯播》的主持台播報新聞；9月8日，新聞主播張泉靈以「紫牛投資」合夥人身份開始創業之旅。近日有媒體從知情人士處獲悉：央視主播李小萌已向央視提出辭呈；執導過三屆春晚的央視總導演哈文也與央視分道揚鑣。更早前，央視原經濟頻道副總監、《開心辭典》製片人鄭蔚加盟一家網絡視頻公司；經濟頻道《對話》、《經濟與法》製片人羅振宇也揮別老東家，離職開創自媒體……一股「離職潮」正在「大褲衩」央視湧動。

療費不菲 低薪難體面生活

據央視內媒轉述央視員工、電視評論人「導彈熊」的說法：按理說郎永淳這樣量級的人是很難獲准辭職的，但我聽說他跟大領導辭職的理由是要給夫人治病。而央視目前給他的薪水，讓他在應付巨額診療費用後，已經無法維持體面的生活。我還聽說，大領導認為他沒法駁回這樣的請辭。

早前央視已經歷著名主持人馬東、李詠、崔永元、柴靜、董卿的離開，日前有網曝，曾主持《半邊天》、《東方時空》等欄目的李小萌也提交了離職報告，今年7月中旬，李小萌晒了兩張錄製《東方時空》的畫面，之後便再無出鏡。她在自己的微博裡稱「我現在的重心，就是家庭和孩子」，被外界認為有急流勇退之意。

而早在今年6月份，一份被稱為「史上最牛複試陣容」的中國傳媒大學博士學位初審結果，在網絡上曝光，除了來自各大頻道的台長、總編、總監外，還有曾執導三屆春晚的哈文。自2012年春晚後，哈文一再表示，操持春晚實在太累，不希望再執導下一屆春晚，她自己每天醒來只有一件事：「我是法圖麥（其女兒）的媽媽」。今年8月，有媒體曝出，哈文已向央視提交離職報告，而離職報告正在審批之中。

肺癌虛驚 張泉靈展新天

比起前兩位因家庭退，張泉靈的離開，則是為了新的事業前景。張泉靈發佈微博，透露離職念頭始於被懷疑患上肺癌，「決心改變起源是虛驚一場。簡單說，年初天天咳血以致醫生懷疑我患癌。排除了之後，倒促成了我換個角度去思考我的人生。」42歲的張泉靈說自己感到恐懼，「世界正在翻頁……需要我重新建立一種更開放的學習心態，也需要一猛子扎下去的時間和精力。無論如何，都不是隔着玻璃可以完成的。」

眾多知名電視人的離開，或多或少說明了一個問題：央視已經不是許多媒體人心中的無上殿堂了，從前央視一統江湖的傳媒霸主地位，在各種網絡媒體的衝擊下，不再固若金湯。而互聯網技術的成熟和普及，加上資本的瘋狂投入，使得各類新媒體及自媒體隨勢崛起，分流了大量觀眾和廣告收入，電視媒體日益走下坡，相對於在央視接受過多條條框框的束縛，跳出體制嘗試新創意實現新的自我價值，對廣電人來說，更具吸引力。在此情境下，電視人紛紛出走，或是找到新東家，或是加入當下「萬眾創新、萬眾創業」的大潮，開啟自己的創業之路。

降薪兼待遇低 轉投輕鬆職場

早在2014年，一條「央視系統全員降薪30%」的傳言，引爆網絡輿論，後經內部人士證實央視降薪確有其事。此舉使不少中青年員工轉投新媒體，做起了網絡自製節目，有的節目團隊甚至集體「出走」。

事實上，不管是主持人，還是幕後員工，離巢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就是收入下滑。據不完全統計，央視「企聘」基層員工大約佔全員比例70%，降薪前其工資區間6,000-8,000元人民幣，如按照降薪30%的比例，這個區間將降至4,200-5,600元。在物價持續上漲和生活成本高居不下的北京，降薪直接影響央視員工的生活水平。何況降薪前的央視薪酬同網絡媒體比，已經有了明顯差距：據一位央視內部員工的說法，作為編導，他的職級相當於搜狐頻道主編，然而工資「有一些差距」，而央視降薪以後，使得員工薪酬待遇更加雪上加霜。

「離職潮」

透視

郎永淳辭職的理由是要給夫人治病。網上圖片

哈文也與央視分道揚鑣。網上圖片

據悉李小萌已向央視提出辭呈。網上圖片

張泉靈以「紫牛投資」合夥人身份開始創業之旅。網上圖片



郎永淳辭職助妻治病

張泉靈變身商界女強人

「徒勞」工資低 電視人不風光

2010年11月，彼時還在央視任主持人的趙普，在微博上自曝其收入，其每月基本工資不到3,000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，加上績效不到6,000元，趙普的晒工資舉動在網上掀起一片爭議之聲，不少網民認為「高大上」的央視主持人在哭窮。據央視知情人分析，享受明星光環的央視主播看似風光無限，但收入很有可能並不高。

企聘起薪低 節目競爭烈

曾經在央視新聞頻道工作過的一位媒體人稱，如果主播是央視「企聘」，工資很有可能就這麼多，而且央視的普通主播收入，可能還不如地方台。這就暴露了央視同工不同酬的體制缺陷。有內部員工表示，有可能你是個優秀的人，但是由於招聘途徑的差異，待遇和發展也迥然不同。

徘徊在市場與體制夾縫中的央視，一直未能實現同工同酬。據央視員工介紹，央視員工分為台聘、企聘、欄目聘三大類。其中台聘的都是老職工，基本工資起點高，企聘則以中青年為主力，工資起點相對較低。

該員工介紹，新聞頻道的主播如果沒有老資歷，很有可能跟央視是企聘關係，工資跟其他員工一樣由基本工資加績效組成。新聞頻道的主播一般是輪班制，當班主播的任務是播報新聞和配音。主播的績效就是按天來算，值一天多少錢。趙普曾透露，《朝聞天下》一個班是200元，上滿半個月是3,000元，加上基本工資不到6,000元。「如果趙普是企聘員工，那麼他在當時真的可能就是拿這麼多錢。」

薪酬低的背後，是電視各類欄目的激烈競爭。有一位在浙江地方台工作的媒體人透露，浙江省電視台7個頻道中，電視節目不斷擴容，有5個頻道每天的新聞播出量都超過了一個半小時，這還不包括突發事件發生時的現場直播報道。可以想像，在比拚效率、比拚實力的背後，電視工作者所面臨的高強度的工作壓力。

心態「亞健康」越做越糟糕

與此同時，該媒體人稱，電視媒體，尤其是新聞媒體的採編人員常年上夜班睡眠不足、生活規律顛倒，不少人處於「亞健康狀態」。在高強度、快節奏的工作環境下，電視人難免心態浮躁，沒時間「充電」，導致惡性循環，報道越做越淺，越做越毛躁。對自己有要求的人，心態自然也越來越糟糕。

央視老牌主播水均益曾透露，央視內部壓力非常大，新聞欄目經常要更新。「很多人覺得央視『高大上』；事實上，央視內部一天到晚在想着創新和改革，收視率是我們的壓力。許多工作不可能十全十美，希望大家可以寬容一點。」

創業自媒體 財源滾滾來

央視主持人白岩松曾說過：「一隻狗坐在央視鏡頭前，都會成為明星」，踏入央視成為主持人，就意味着離出名不遠。多年以來，央視以其普及度、渠道資源捧紅了許多主持人，而在幕後的製片人、總監也獲同行尊敬、業內認可。然而，近幾年來，許多央視主持和幕後工作人員卻放棄了「星光熠熠」的平台，或是轉投新東家、或是從政、或是從商，而更多的年輕一代選擇加入「萬眾創業」的大潮，自己成立工作室，開始探索自媒體新模式。

「羅輯思維」會員突破300萬

從央視出走的羅振宇，可謂最成功的自媒體人之一。曾為《對話》、《經濟與法》等節目製片人的羅振宇，在央視時已有所成，但內心痛苦不堪。「在電視台幹死幹活，最後得利的全都是主持人。」他認為，離開央視大平台，個人也可以很值

錢。當互聯網平台高度整合後，羅振宇下定決心，離開央視，開始了他的自媒體探索。如今的「羅輯思維」已經成為影響力最大的互聯網知識社群之一，會員突破300萬人，許多80後、90後都成為「羅輯思維」的鐵桿粉絲。

《凱子曰》點擊率逾100萬

另一名出走央視的央視人王凱，曾經是央視二套的主持，每到中午，他都身穿唐裝、手拿扇子的出現在屏幕前，為觀眾講人們的各種創業故事。如今他也開始試水自媒體，當下他的自媒體產品《凱子曰》已正式上線，試圖做到「人間極品事，盡在《凱子曰》」。這檔每周六更新的視頻作品，已經有了20集，每集長30分鐘，最高點擊率破100萬。在試水自媒體的同時，他還登陸地方熒屏，有媒體爆料稱該地方媒體給他的薪水已達7位數。

「人望高處 順應時勢」

專家 解讀

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新媒體研究學者張豪對本報表示，電視人轉投新媒體體現出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的巨大衝擊，也顯示出媒體從業人員價值觀的變化，新興媒體人投入新媒體，更願意做個性化的創新嘗試。張豪說，從技術層面來看，如今互聯網到寬帶化，迎來了4G時代，固定寬帶已經百兆入戶，使互聯網和傳統的廣電網在信息容量和流速方面沒有差異，新媒體對於廣電業的衝擊由此凸顯。

張豪介紹，2012年開始，網絡視頻開始普及，信息流也愈加暢通，更加全面、具有普及率的網絡媒體出現，導致用戶開始選擇新興媒體作為日常信息接收窗口，傳統媒體賴以生存的土壤開始流失，而這也反過來影響傳統媒體的盈利收入，間接影響電視人的待遇，未來職業發展的空間。

網媒高薪厚職 誘惑過檔

此外，張豪認為當下的社會氛圍鼓勵創新，而擅於創新的新興媒體往往更能吸引資本投資，也擁有更靈活的平台整合力。這也使得新興媒體職位的誘惑，遠超傳統媒體。張豪說，互聯網媒體激勵機制更完善，「以往央視的待遇還是非常優厚的，但是互聯網媒體高薪挖角，給認股權激勵，許諾更高的職位，這對媒體人的選擇都是非常直接的影響。」

張豪認為，傳統的廣電媒體競爭力在下降，許多體制內年輕人出於對未來的成長性的考慮，選擇自主創業、成立自媒體或是加入新興媒體，都是順應時勢、人往高處走的自然選擇。

羅振宇創辦「羅輯思維」，擁大批鐵桿粉絲。網上圖片

王凱的《凱子曰》，廣受網民追捧。網上圖片

